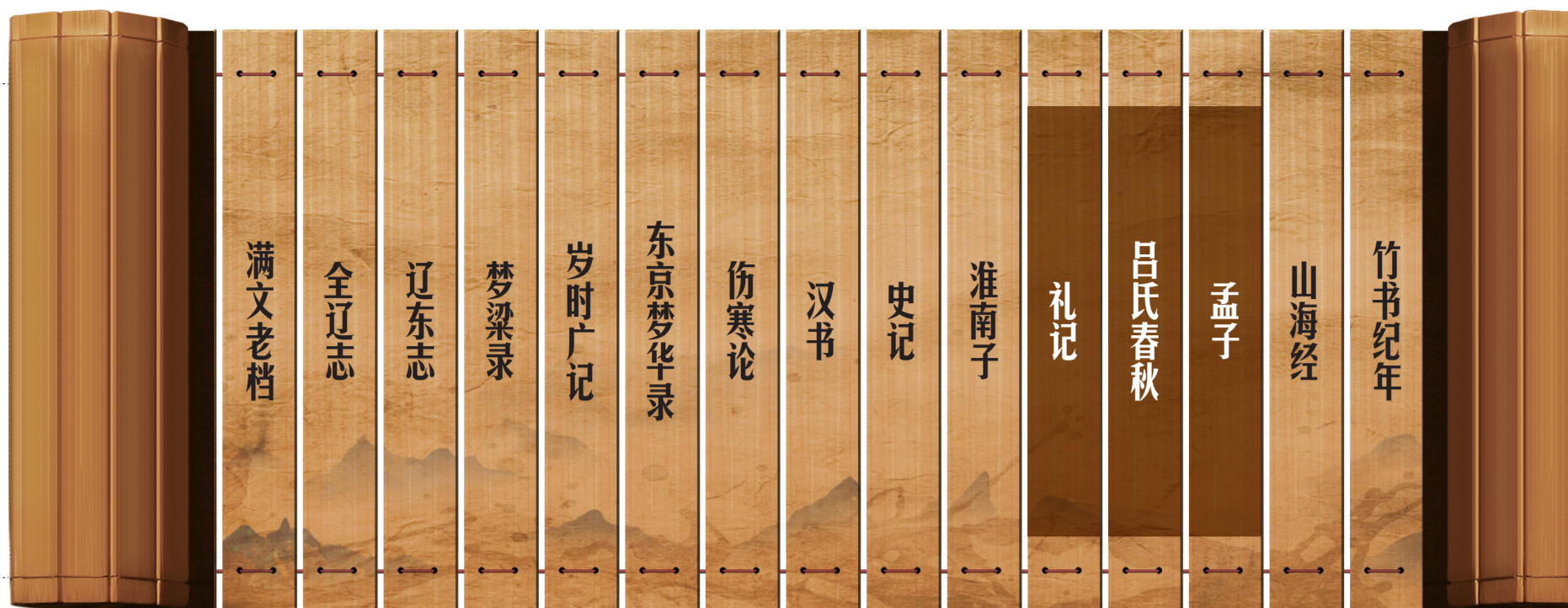


气的至平——四时八节均已确立，这些在《吕氏春秋》(礼记)中都有完整记载。春分、秋分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分，又加入了立春、立夏、立秋、立冬。至此，二十四节至与夏至，比如古巴比伦。但中国古人的观测并没有停下脚步，他们在冬至、夏至、于世界最高水平。其实，世界上有些文明也在比较早的时期就通过观测确定了冬至、时的测定上越加精确。很长一段时期内，古中国所测定的回归年值的准确度及从观察天象到土圭测影，古人对“天时”的探索不断深入的同时，也在对年、月、



记录二十四节气
主干确立的典籍

书目

《吕氏春秋》

《吕氏春秋》是先秦的一部重要典籍，由秦相吕不韦召集门客集体编纂。秦王嬴政八年(公元前239年)，《吕氏春秋》编纂完成。《吕氏春秋》可谓秦国的治国方略，是适应秦国统一天下的需要而出现的。

《吕氏春秋》结构体系完备，这在先秦著作中是绝无仅有的。全书分为三个部分：纪、览、论。“纪”按春、夏、秋、冬，把十二个月分为十二纪，如春季分为三纪，孟春、仲春、季春。里面详尽记载了二十四节气里的“二分”“四立”。在十二纪中完整地记载了每月太阳、月亮所在的位次，以及与之相应的物候特征、节气的原始形态等。

现在所能见到的《吕氏春秋》最早版本是元代至正年间(1341年—1368年)的刻本。今天通行的是清乾隆五十三年(1788年)毕沅注疏的版本，这也是本文参考采用的底本。

《礼记》

《礼记》是儒家经典之一，位于四书五经之列。《礼记》成书较晚，今天唯一可以确定的就是东汉末年由经学大师郑玄编写而成的《礼记》版本，被学者称为郑注《礼记》，是最早的版本。在此之前，《礼记》的内容多是单独成篇流传于世，终由郑玄选编成书。

郑注《礼记》经历三国两晋南北朝，逐渐受到学者们的重视。唐初，孔颖达等厘定历代典籍编成《五经正义》，其中包括《礼记》一书。孔颖达版本的《礼记》和郑注《礼记》在南宋初年被合成为一部《礼记》，这部《礼记》由此成为后世各式版本《礼记》的母本。

《礼记》的包容量极大，涉及了上古至秦汉文化的各个领域，可称是一部古代文化的百科全书。

从四时到八节 二十四节气主干确立

节气万象 《礼记》描述的

《礼记·月令》和《吕氏春秋》对“二分”“四立”的提法一模一样，都是立春、春分(日夜分)、立夏、立秋、秋分(日夜分)、立冬。

“孟春之月，日在营室，昏参中……东风解冻，蛰虫始振，鱼上冰，獭祭鱼，鸿雁来。”这是《礼记·月令》对立春时节的描述，既有包含气象，又有万物的模样。孟春的月份(孟春指春天的第一个月份即正月)，太阳的位置在飞马座附近，黄昏时可以看见参星在南方天中。东风吹散了严寒，冬眠的蛰虫开始在土穴里活动，沉潜在水底的鱼儿游到了水上的薄冰下面。獭有了鱼可吃，而鸿雁亦随着暖风北来了。一派万物春归的景象跃然纸上。

“始雨水，桃始华，鸧鹒鸣，鹰化为鸠。”春分时节，有了雨水，桃李开花，黄鹂鸣声，鹰鸟变形为布谷鸟。这就是《礼记·月令》中“立春”和“春分”时春天的样子，与今天是否一样呢？

夏天来了，“蟋蟀鸣，蚯蚓出，王瓜生，苦菜秀……是月也，天子始缙(chī)。命野虞，出行田原，为天子劳农劝民，毋或失时。命司徒巡行县鄙，命农勉作，毋休于都。”立夏时节，青蛙鸣叫，蚯蚓出土，土瓜开始出苗，苦菜长大。天子开始换上夏季的衣服。命令主管田野山林的官员到各处田地上，代表天子慰劳农民勉励其努力生产，不可错过农作的季节。又命司徒到处巡视，使各地的农官认真指导，不要停留在城市里。

立秋和秋分是一年中重要的时节。自然界中正如《礼记·月令》所述先是“凉风至，白露降，寒蝉鸣。”接着“盲风至，

鸿雁来，玄鸟归。”将早秋的景象表现得淋漓尽致。宋代词人柳永的《雨霖铃》写道：“寒蝉凄切，对长亭晚，骤雨初歇。”词中的秋寒景象，夜晚秋雨初停，蝉声凄厉而急迫。

“四立”最后一个节气立冬到来时，《礼记·月令》记载：“孟冬之月，日在尾，昏危中。”表示在冬天到来的第一个月，太阳的位置在尾宿星，黄昏时刻的尾宿出现在南方中天。这时的自然界“水始冰，地始冻，雉入大水为蜃。虹藏不见。”告诉我们，立冬后，水开始结冰了，大地开始封冻，山鸡钻入水中变成大蛤。天空中的彩虹也消失不再出现。

这里的“雉入大水为蜃”的记载其实是古人的错误认识，山鸡进入水中是不可能成为大蛤的，这是古人缺乏科学知识而产生的误解，不过这处错误2000多年来一直无人去纠正，而是随着典籍一直流传至今。

《礼记·月令》记载了古时节气来临万物的模样，比照古今，从中我们能找到许多共同之处，自然界的规律亘古不变，古人依据天象测定的节气因而沿用至今，遗惠千秋百代，泽被后人。今天，我们研究典籍，了解节气，再次体会到笔墨纸间的余香，心中对先人的敬佩之义难自禁。

冬至点准确测定是产生二十四节气的基石，尽管《吕氏春秋》和《礼记》都清晰记载了八个节气——立春、春分(日夜分)、立夏、夏至(日长至)、立秋、秋分(日夜分)、立冬、冬至(日短至)，似乎把两冬至之间的时日二十四等分之，就可以得出二十四节气，但事实上，这仅仅是主干，它离二十四节气的完整出炉，至少还要等上100年。

二十四节气源于天象观测。图为在圭表基础上发展来的计时仪器——日晷。



本报记者 王岩 摄

《周髀算经》测出的「四立」日影长度

在古人眼里，包括风、雨、雷、电等直接关系农事活动的自然现象，是上天主宰的，所以称为“天时”。《孟子》记载：“不违农时，谷不可胜食也。”《吕氏春秋》则记：“夫稼，为之者人也，生之者地也，养之者天也。是故得时之稼兴，失时之稼约。”“天时”成了古人操持农事的秘诀。

二至二分(冬至、夏至、春分、秋分)出现后，二十四节气等于有了最重要的四个节气。古人们依照春夏秋冬四时的变化安排祭祀、农事秩序，上至王公，下至百姓的活动都需顺从天时。

不过，有了四季的时间概念，并不等于就能得心应手地安排好农事，四时只是二十四节气的碎片或者萌芽，古人还要在观察日影长度的变化上进一步记录、测算。

《周髀算经》记载：立春时的日影长度是“丈五寸二分，校分三”。立夏时是“四尺五寸七分，小分三”。立秋时是“丈五寸二分，小三分”。到这里，古人计量时间的方法基本摆脱了观象授时。

比圭表晚，古人又琢磨出了日晷这种更精细一些的计时工具来测量日影。

提及的「四立」《吕氏春秋》

“四立”是二十四节气中较早确立的节气。《吕氏春秋·孟春纪》：“是月也，以立春……曰：‘某日立春，盛德在木’。”《吕氏春秋·孟秋纪》：“是月也，以立秋……曰：‘某日立秋，盛德在金’。”“四立”把春、夏、秋、冬四季的时间范围确定了下来，就基本上能够适应农业生产的需要了。

除了记载“四立”外，《吕氏春秋》还记载了许多关于温度、降水变化以及由此影响的自然、物候现象。《吕氏春秋·孟春纪》记载：“立春之日，天子亲率三公、九卿、诸侯、大夫，以迎春于东郊；还，乃赏公卿、诸侯、大夫于朝。”立春那

天，天子亲自率领三公、九卿、诸侯、大夫到东郊去迎接春的降临；迎春礼毕归来，就在朝中赏赐公卿、诸侯、大夫。

春天是万物萌生的时节，古人认为这样神圣的时节，不能有战事发生。“是月也，不可以称兵，称兵必有天殃。兵戎不起，不可以从我始。无变天之道，无绝地之理，无乱人之纪。”这段《吕氏春秋》的话直接指出，这个月(农历正月)，不可以举兵征伐，举兵必遭到天灾。在不能兴兵征伐的时节，兵戎之事不可从我开始。发布政令不要违背自然的规律，不要无视土地的条件，不要扰乱人世的纲纪。

「日夜分」春分和

在《吕氏春秋》中，没有“春分”这个词语，而是用“日夜分”来表述，意思是“日夜时间相等”。“日夜分”时古人认为“耕者少舍，乃修阖扇。寝庙必备。无作大事，以妨农功”。提醒人们春分的时候，耕作的农夫要稍事休息，修整门扇。祭祀先祖的寝庙一定要完整齐备。不要兴兵征伐，以免妨害农事。

立夏时古人则要“先立夏三日，太史谒之天子曰：‘某日立夏，盛德在火。’天子乃斋。立夏之日，天子亲率三公、九卿、大夫，以迎夏于南郊。”在立夏前三天，太史向天子禀告：“某日立夏，大德在火。”天子于是斋戒，准备迎夏。立夏那天，天子亲自率领三公、九卿、大夫到南郊迎接夏的来临。“是月也，继续增高，无有环隙(huì)。无起土功，无发大众，无伐大树。”古人认为立夏这个月，万物都在生长壮大，不要让它们毁坏。不要兴动土木工程，不要征发百姓，不要砍伐大树。

秋天是万物成熟的季节，古人的立秋有哪些讲究？《吕氏春秋》记载：“是月也，农乃升谷，天子尝新，先荐寝庙。命百官始收敛，完堤防，谨壅塞，以备水潦；修宫室，圻垣，补城郭。”立秋时节，农民要进献五谷。天子尝食新收获的谷物，首先要奉献给祖

庙。同时命令百官要百姓收敛谷物，修缮堤坝，仔细检查水道有无堵塞，以防备大水为害；还要修葺宫室，加高院墙，修补城郭。

《吕氏春秋》对“秋分”的表述同“春分”一样，仍为“日夜分”。“是月也，日夜分，雷乃始收声，蛰虫俯户。杀气浸盛，阳气日衰，水始涸。”秋分时节，日夜的时间相等，雷声渐渐消逝，蛰伏的动物藏在洞口。阴气渐渐旺盛，阳气日渐衰微，水开始干涸。

冬天万物闭藏，《吕氏春秋》认为人要顺应自然规律，在冬天收敛聚蓄，祈求来年丰收。“是月也，天子始裘，命有司曰：‘天气上腾，地气下降，天地不通，闭而成冬。’命百官谨盖藏。命司徒循行积聚，无有不敛。”立冬的时候，天子开始穿皮衣。命令主管官吏说：“天气上腾，地气下降，天地之气不能相通，封闭而形成冬天。”命令百官谨慎对待仓库府库之事。命令司徒去各地巡视积聚的情况，不得有没积聚的谷物。

“二分”和“四立”几个节气在《吕氏春秋》中都有着特定的安排，每一处都体现出古人的智慧，顺应天时，依照自然规律，遵行不怠。